

世上为何没有完全一样的人

钩根

伟大的文学家歌德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对人类来说，这句话同样适用。在茫茫人海中，要找到两个完全一样毫无差别的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且不说外表上各人有着明显的容貌差异，从内在性情和智力来说，亦是各种各样，无一雷同。就性情而论，有的人热情，豪放，外露。有的人含蓄，深沉，内向。有的人机智，幽默，风趣。有的人暴躁，易怒，自负。有的人贤淑，庄重，优雅。有的人刻薄，尖厉，乖戾。从智力来看，有的人聪明绝顶，才华横溢。有的人智力庸常，愚拙迟钝。即使是智力优异者，其擅长和特色又各不相同。有些人想象力丰富善于形象思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能在艺术天地里自由飞翔。有些人惯于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在数学王国里跃马驰骋。

那么，人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世界上为什么不会出现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呢？是因为遗传基因在起着主要作用。科学研究表明：每一种生物都有一定数量的染色体。人有四十六个染色体，组成二十三对。染色体是由遗传基因组成的，每个染色体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个基因。每个基因都影响和决定着生物的遗传结果。母亲的染色体同

在人体内工作的电子元器件

二十五年前的，联邦德国西门子公司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心律调节器之后，这项技术不断发展，最近已实现了电子化。据说世界上有一百万人依靠电子心律调节器，解除了心脏病的威胁。

电子心律调节器，是一个金属小盒子，里边装有电池和电子元件，把它移植到人的皮肤下边，它就会用电刺激心脏，使之有规律的跳动，给各个器官供应适当的血液。小盒子内的集成电路，储存着

调节心律的工作程序，就象一台极小的电子计算机控制着心脏工作。需要改变程序时，如想改变电刺激的强度，也不必将它取出；需要电刺激时，集成电路可以立即探测出来，并自动停止工作，使用非常方便。

比利时一所大学，最近成功地进行了一项用电刺激人的耳蜗，克服内耳障碍的试验。它是把声音传感器、脉冲发生器、无线电信号发射机、电源等统统装在一个纽扣大小的装置里，卡在耳朵后边，再在耳后皮下“埋设”一个信号接收器。声音信号被调制或脉冲波，送给信号接收器，再变成幅度和宽度不同的脉冲信号，刺激耳蜗入口处的不同神经，这样便使聋子听见了声音。（郭瑞璞编译）

青海 王洪斌



父亲的染色体可能结合的数目超过八百万。受精卵产生的个体，只是父体八百万不同的精子染色体模式中的一种和来自母体的八百万不同染色体模式中的任何一种相结合的产物。两个亲兄弟或亲姐妹具有相同的染色体的机会是七十万亿分之一。而染色体的基因又多达一千二百五十个，因此，两个亲兄弟或亲姐妹具有完全相同的遗传基因的可能要在一后面加九零三一个零的情况下才出现一次。这是一个常人无法计算和量度的天文数目，这个数目决定了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除遗传因素外，人还受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人具有可塑性，不同的境遇会形成人的不同的心态、性情、思想和个性。不同的环境会造就不同的人。因此，先天的遗传因素和后天的环境因素导致了人的千差万别，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人。



本版责任编辑 薛瑜阳

神秘的波尔代热斯现象纪实和科学初探

厨房地上反复出现人物画像

在汉斯·邦德的科研资料中，记录了许多波尔代热斯现象。最令人惊愕的是发生在西班牙贝尔梅斯安达路西街的怪事，几年来，有一户人家的厨房地上总是出现人物画像。这家人在地上铺上了塑料，人物画像照样出现。房间里发生莫名其妙的火灾，散发出蛋糕味、香味、花味，有时甚至恶臭味。有一次，一只1777年的珍贵瓷碟在众目睽睽之下，竟自行弯曲了。然而，按照现在的物理定律，瓷器是不具有柔韧性的。

1967年，罗森海姆的阿达姆律师办公室新招募了一位19岁的女雇员安娜·玛丽。一天，她一进门，办公室象是着了魔似的，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突然爆炸，完好的灯管也时亮时灭，一只175公斤重的文件柜突然往前走起来，电话突然打不出去了。

邦德由此发现，在这些地震般的扰动中，有一个“震中”，它通常是一位正在青春期的青少年，并且不自觉或无意识地显露出内心的冲突。倘若将他们带出“闹市区”，那里又会恢复平静。

过去秦岭山区有虎，是华南虎的一个亚种。在五十年代前，当地人们能够经常见到老虎在此出没。但以后，由于人的滥捕，加之对森林资源的破坏，使这种珍贵的动物销声匿迹了。我这次到佛坪自然保护区采访时，向当地群众和保护区工作人员

秦岭山区有没有老虎

柳江河

做了一些了解，据说要证实秦岭地区有华南虎的存在，尚待进一步观察和拍取照片。

一九六四年二、三月间，佛坪大站坪西河区内饲养员伍兴才放牛时，见一只约两米长的老虎由山上冲进牛群，将一耕牛咬

死。伍兴才立即跑回村，叫来众人。然而，那只虎已将咬死的耕牛拖走。众人又顺着痕迹寻找，在一山沟中见到了被虎吃剩下的牛的残尸。随后，这只虎又窜到龙草坪公社，将老乡苟兴仁的一头二百多斤的肥猪拉走。不久，此虎被龙草坪公社书记孙尧用步枪打死。这张虎皮，现仍在省动物研究所保存着。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佛坪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技术干部雍严格去西安开会，由秦岭的光头山下来，路经周至板房子地区，在那儿挡住了一辆龙草坪林场拉木料的卡车下山。由于当时天已黑下来，汽车打开了前灯。突然，司机和雍严格同时发现一只老虎在汽车前奔跑。司机本想加大油门，因过于紧张，一脚踩住了刹车。汽车停了下来，老虎便横过公路，向深山跑去。

一九八五年七月，佛坪自然保护区技术干部阮世巨、田星群等人在光头山进行野外考察时，发现了老虎的脚印和粪便。经化验，发现粪便中有人的一团头发，长约二十多公分。据分析：老虎吃了一名妇女。

根据动物考察人员分析：秦岭就是有虎，其数量也少得可怜，很有可能将自然消亡。

可是，这种友好的待遇没有持续多久。米歇尔就开始经历折磨了。半夜，他常被一只手使劲揪住耳朵，直到他痛得惨叫起来。一天早晨，米歇尔醒来，看到自己的脖子上竟套着一根绳圈。

塞尔日夫妇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恐怖的生活了，他们向汉斯·邦德教授求救。并且打算离开这幢“妖怪出没”的房屋，搬进加歇比的瓜德罗普岛。（二）



分果子 吴之如

父子夜访

热玛的儿子米歇尔在夜里常觉得有一位父亲领着儿子来看他，那个小孩还不住地抚摸他的脸颊。一天夜里，米歇尔听到百叶窗上发出阵阵响声。早晨起床，他发现上面堆满了各种玩具。

公允的评价。

说来话长，都是鸡毛蒜皮芝麻点大的事儿，颠三倒四闹个没完没了，真真要把人都给折磨死啦！这件事我每翻腾一遍，都会吃不下饭去。

“五·一六”打架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学院领导让我去做调解工作，我就掉进这个无底洞里去了。我先上余家，见杨秀兰手上

缠着纱布，可已经象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说：都是我不好，也向张嘉光道歉了。我觉得这人挺通情达理，当即给余崇礼约

法三章：一，今后绝对不许再打妻子；第二，切断与张嘉光的任何来往；打第三，好好上学。余崇礼雷打了似的，蔫蔫的点头。我又安慰杨秀兰，又去找张嘉光做工作，整整跑了几天，总算把几方面都调匀乎了。可没

多久，六月八日又打起来了。我气愤极了，

也没问原委，劈头盖脸就训余崇礼：你算什么研究生？动不动就打老婆，把钢院和老师们的脸都丢尽了，你给我滚开，别来这里念书了。我边骂边哭，他也哭。

第二次打架后，女方单位要求保护杨秀兰，我们便责令余崇礼暂时到学院来住，隔离他们一段。他写了检查以后，才慢慢向我说出他们夫妻之间的疙疙瘩瘩来。

杨秀兰比余崇礼大三岁，文革中结婚的。那时杨在北医三院内科当护士，余是钢院学生，住院治病时俩人认识的。结婚后粘糊糊挺恩爱。自打余考上钢院研究生，杨秀兰就象犯了病似的，总怕他嫌弃自己岁数大，没了姑娘时的姿色，就拼命打扮，据说牛仔裤和蛤蟆镜她在三院是打头炮的。可偏偏余崇礼顶不上这套把戏，她说：有功夫你学点外语好不好？他越这么

说，杨秀兰就越觉得她是瞧不起她，整个拧了劲儿！为这，两口子叮叮咣咣闹起

来，什么高跟鞋事件、录音机事件，多了去了。余崇礼说，他俩打架，外人只见他打杨秀兰，并不知道杨秀兰也打他。

“五·一六”事件以前，有一回夜里吵起来，杨秀兰左右开弓打了四十几个嘴巴，打累了倒头便睡。（十九）

一份未能出庭的证言

北京钢院副教授韩汝琰谈余崇礼始末。这是一位中年知识妇女，却毫无学者的矜持风度和审慎气质，她是钢院冶金史研究室主任。也当过党支部书记，曾是余崇礼读硕士的导师。余家发生纠纷后，钢院党委委派她以组织名义出面做调解工作，曾与余妻杨秀兰谈话不下百次，是该案掌握情况最早的一个知情人。然而，有关方面以她“过于爱才，偏袒自己学生”为借

口，对她提供的事实不予理睬。她却全然不顾可能招来的种种非难，同研究室同志们竭尽全力奔走相救，几年来为此案耗去了很多精力，至今仍不肯放弃申张正义的一丝努力。而韩汝琰对杨秀兰心理状态的分析，大概也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最

公允的评价。

说来话长，都是鸡毛蒜皮芝麻点大的事儿，颠三倒四闹个没完没了，真真要把人都给折磨死啦！这件事我每翻腾一遍，都会吃不下饭去。

“五·一六”打架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学院领导让我去做调解工作，我就掉进这个无底洞里去了。我先上余家，见杨秀兰手上

缠着纱布，可已经象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说：都是我不好，也向张嘉光道歉了。我觉得这人挺通情达理，当即给余崇礼约

法三章：一，今后绝对不许再打妻子；第二，切断与张嘉光的任何来往；打第三，好好上学。余崇礼雷打了似的，蔫蔫的点头。我又安慰杨秀兰，又去找张嘉光做工作，整整跑了几天，总算把几方面都调匀乎了。可没

阴阳大裂变

——关于现代婚姻的痛苦思考

苏晓康

说来也是不该冤了余崇礼，北京市妇联有位正在研究婚姻家庭问题的女干部，闻听此案也来抓新“陈世美”典型，没想到一调查竟是假的，使反过也加入“营救阵营”，先后将一位大学法律系的教师、两位年青记者和三位青年律师介绍给钢院的老师们。以后又有不少同余崇礼素昧平生的人参与进来为之奔走，其中也有社会名流。于是这场官司便有板有眼地打了起来，使此案承办者大伤脑筋。尽管余崇礼最后终于未能幸免于难，但这场自发的营救活动至少使某些人感到这“陈世美”的古老罪名并不是处处灵验的，它的现代典型也不是可以随意炮制、信手拈来的，而王朝马汉那把生锈的北宋钢刀，如今使用起来也不那么顺手了。大约陈世美的帽子扣得太多了，就象当年右派打得太多一样，人们便不大相信秦香莲的哭哭啼啼，总疑心这女人神经有点不太正常，或者别有某种阴暗的心理？

于是我想，不妨也解剖一下秦香莲的某些后裔，使“当代包龙图”们不致再误断了官司。

